

西
堂
文
集

西堂雜組三集

卷六

長洲九 何梅菴撰

表二首

玉皇聖誕賀表

伏以帝出乎震九重開闢闔之宮皇建其中萬歲受軒
轅之曆統日月星辰而垂象剛健輝光分春秋冬夏以
乘時高明悠久慶臻天壽歡動人和恭惟

玉皇大天尊玄穹高上帝一元恢漠萬有彌羅亶太初
太素之精立於穆於昭之命靜專動直爲三界之權輿
居高聽卑作十方之主宰陰陽不測自有顯神藏用之

功賞罰非私本無亭毒虔劉之意大化獨行于混沌洪
鈞並及于巍峩爰宅五城聿崇八柱玉京金闕環碧落
之雲階紫蓋黃旗護彤庭之香案時維獻歲律在陬陽
當東皇司令之辰正 上帝降生之日春氣肇初乾元
用九寄胚胎于妙樂証因果于菩提遂升耀冕之尊咸
拱紫微之座青霄絳霄之上殿啓九闕黃道赤道之中
冠成五采珠連璧合三曜呈祥海嘯山呼百神來賀西
池王母獻桃實于東方南極老人挹酒漿于北斗惟雲
和雷鼓

今天子猶望拜于郊壇矧明水清香凡庶民不肅將于

齋室臣等蓬茅下士蟣蝨微臣雖懷顧諟之思敢冀鑒
觀之眷因皈玉斗得隸文昌抒丹悃以投誠際青陽而
上壽朝曰明夕曰旦慎戒必恭日之升月之恒式歌且
舞永守乾乾之惕仰祈赫赫之臨伏願體道上玄施恩
下土國家保定無兵戈水旱之災民物雍熙有學校井
田之樂和風甘雨遍周三百六十度之中景星慶雲遠
被一萬九千里之下將見左龍右虎前雀後武皆效命
于中樞南箕北斗東啓西庚亦近光于太極矣

擬賀 太皇太后萬壽表

伏以紫微凝極三宮之位斯尊黃道呈祥萬歲之期允

協受介福于 王母殿啓椒風篤具慶于 曾孫觴浮

蘭露集 一人之燕喜俾壽而臧合萬國之歡心式歌

且舞恭惟

太皇太后陛下天資聖善地道含弘慈教被于彤軒淑儀昭于掖路虹流華渚爰開少昊之符燕降郊禩厥本有娥之瑞篤生 烈祖肇建丕基同璇室之皇娥作鎬京之文母既思齊而思媚亦宜子而宜孫燕翼方長貽謀更遠漢家明德愛甚含飴宋代宣仁化行稱制洵女中之堯舜爲今日之媯姜

皇上天授神靈性成達孝九州肆覲聿隆尊養之恩一

日三朝不爽起居之節常言禁御每侍 宸遊六宮
翠輦借趨長樂之塵三輔溫泉親扈華清之駕欣逢獻
歲正發春陽旭日麗以迎人條風開而扇物徽音允暢
令色彌康知 聖壽之無疆觀 天顏之有喜用承玉
輅躬捧霞觴瑤臺雲起望戴勝之仙人寶殿星羅見舞
班之 天子兼之昭陽禴翟貫月齊輝甲觀蘭芽前星
初耀並效介眉之祝益增繞膝之歡數萸莢以添莖飛
琪花而剪綵上林黃鳥似叶鸞笙左个蒼龍同銜玉燭
信 天家之樂事稱 京室之休徵臣等幸際黃軒叨
游青瑣仰瞻 黼座思追宴鎬之風遙跂 椒闈欲和

呼嵩之響挹酒漿于北斗頌松柏于南山伏願 贊軌
堯門 延和奴幄則百是慶助 後聖以克昌 於萬
斯年共先天而不老丹霜絳雪長錫嘏于蓬池紫蓋黃
旗並垂光于金闕

啓 二首

賀丁方伯啓

恭惟執事山斗高風星雲瑞氣裔出太公之後東海表
其世家名從宣聖之前

諱思孔

北方稱爲學者早題詩于

雁塔曾視草于花磚暫厭承明之廬爰帥股肱之郡扶
風馮翼寄四國之蕃宣天保采薇作萬民之釐保方掌

外臺之任威振廬江旋膺列岳之司風行楚甸 帝心
簡在謂江南總財賦之區 王命更新惟丁伯稱屏翰
之職三吳民困仰膏雨之來蘇四海軍興借福星之籌
運雙旌初蒞四牡咸歌治某僻處菰葑窮耽翰墨追攬
轡埋輪之事每念古人誦賣絲糶穀之詩更傷今日願
得廉明之長日照窮檐欣逢慈惠之師春回寒谷固已
溥恩萬戶豈惟私戴二天叱馭而至喜瞻節使轡帷負
弩而迎敢効兒童竹馬薄修燕賀佇候龍光

候王憲副啓

恭惟某官始興門第聊攝才名露冕褰帷初出青溪之

柵星軺攬轡常開朱雀之桁遂膺中禁之杏爰總外臺
之掌風生按問日報平翻在上江固被春溫而下里亦
沾河潤私叨烏愛共喜鶯遷何期持斧之時忽遘鼓盆
之變七香車杳金鈿暫去人間百子牀空玉佩應歸天
上琴悲鶴別鏡怨鸞分孫子荆之情生于文荀奉倩之
神傷于貌豈惟緇謳鈴唱親串銜哀并當巷相春歌子
民飲痛治等誼深紵縞恩重併幪感潘令之悼亡招楚
些而助挽素車白馬未奔幕府之山桂酒椒漿遙酌皖
江之水稍伸慰恤不盡悽愴伏願爲 國忘私隨時順
變非朝非暮息想夢于靡蕪靡室靡家咏來思于楊柳

金貂玉管周原之馬載馳葦杖蒲鞭漢網之魚多漏蒼
生永賴黃壤增榮

書一首

寓陳大司空書

侗嘗聞之古人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而語又云士爲
知己者用二說似相反而實相成也夫拜爵公朝謝恩
私室君子非之然揆之人情有不能已者士當貧賤之
時居無鄉曲之譽出無廊廟之援名沒齒而不稱焉設
有一人哆口而譽之垂手而援之俾得奮其舌而伸其
筆雖未榮貴其身鮮有不感于心動于色流連慨慕而

不能忘者虞翻所謂天下得一人知己可不恨也此在比肩之輩尚爲刎頸之交而况遇合于鉅公見推于大賢乎鄒陽有云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容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信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士之待舉亦猶是矣顧古之薦賢者舉爾所知而已周公之時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見者三十人貌贄之士百餘人趙武所薦白屋之士筦庫者六十家豈必人與之相得家與之相識哉今之薦賢者則異是非有肺腑之戚則弗親也非有銜盃酒之歡則弗信也無左右乎繆公之側則弗思也不

日掃平陽之門則弗見也雖有盛名之下觀聽望深而
聞聲相思進前不御者多矣何者人未易知知人不易
恐其名不副實因而累我也怨不酬德反而負我也蓋
陳勃舉茂才不以實削戶二百何武舉正直者盤辟失
禮亦坐左遷至李德裕薦白敏中不惟背之又下石焉
是以當路公卿雖其平生握手之交猶豫而不敢任囁
嚅而不肯談况乎越拘攣之議馳域外之觀用心于無
望之地施恩于不報之人哉若閣下之于侗雖吳越相
去三百餘里未嘗一望見顏色也以大司空之尊俯視
邊庭散吏不啻上下牀之別也侗之歸田灌園已二十

年矣未嘗有尺書寸牘及長安貴人之門也雖有謬悠之說荒唐之言著之詩文傳于流俗者其爲技亦已薄矣且少不如人老將至而耄及之其學業進否未必有加于昔也而閣下毅然獨斷遠于衆人之中達于

天子之側此非深知伺者不能今也

皇上親試闕庭猥蒙採錄擢之侍從之班命以纂修之職則庶幾奉令承教可幸無罪矣若伺自揣樗櫟之質非榱桷之需絺綌之材無黼黻之用萬一奏對不稱

上旨擯斥而去固其所也豈不羞門牆而貽笑當世之士乎誠不知閣下之知伺者何等其舉伺者又何說也

雖然閣下之知侗深矣而侗尚未能受知于閣下者侗
放廢已久且有犬馬之疾杜門却軌長爲農夫以沒世
其出山之思如牧羊者之鼓吹車蓋未嘗夢及之也一
旦奉 詔重登仕籍身本吏也豈敢驕語高尚但以麋
鹿之性被犧牛之文旣不合時亦違所好去秋復遭亡
妻之變悲傷涕泣方寸亂矣雖欲勉自修飾以圖報稱
其道無由前曾詣部請急例不見許稍俟史局告成便
當上表陳情乞骸歸里釣魚種豆以終餘年此侗之素
志也然則侗固不能爲知已用卽閣下亦焉用侗爲哉
閣下固未嘗與侗相見但聞吳下有此阿蒙耳亦未知

侗之頹唐潦倒一至于此然其薦賢爲國之心出于誠然而不爲公門桃李之計此固一人信之羣公諒之而侗所流連慨慕而不能忘者此也侗以一介書生往受

先帝凌雲之賞今

皇上起之草茅置于翰苑兩朝知遇雖子雲相如殆無以過而閣下與大司馬王公前或推之後或挽之獎進踰分誠非所堪然侗得知已于吾君吾相亦已足矣豈必日受千金之賞一歲九遷其官乎侗之赴召值閣下奔喪南還未獲晉謁都門羈縻侍側尚未有期敢

以奏記先之然叔向不謝祈奚而韋澳唐介亦恥呈身
識面侯問之不時儀文之不備皆非閣下之所責也何
再拜

論一首

王媛貞孝論

歸太僕有言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
適者非禮也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
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
義天下未有生而無偶者終身不適是乖陰陽之氣而
傷天地之和也嗚呼由歸子之言禮之正也若女未嫁

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義之變也義在爲其夫死謂之烈義在終身不改適謂之貞烈近乎忠貞近乎孝近乎忠者一于從夫而已近乎孝者雖志在從夫而內不傷父母之心外不違舅姑之養質直而行婉殆變而不失其正者亡于禮者之爲禮也吾郡金墅周媛字彭山何衷宸丙辰衷宸病亡女聞訃衣縞素墨至朱履閉門自縊死人皆以爲烈予旣作詩紀之矣逮今丁巳復有吳江王媛一事媛字吾里蘇氏子琦琦于癸丑年歿女年十七截髮誓殉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明年姑顧夫人又卒女持服盡哀或勸其改適者輒大慟投繯幾絕

父母知不可奪告于蘇迎歸以死守焉可謂貞矣兩年之間貞烈並出死生不同其致一也歸潔其身而已然爲周易爲王難蓋決于一旦者無反顧之勞矢于終身者有百折之苦也吾又聞女至蘇門命去綵撤樂然後入其奠夫也拜而不哭其奠姑也哭而後拜其見太翁與翁也必易服飾言動如常時可不謂知禮者與以是稱貞孝王媛也夫先王制禮不敢過也不敢不及也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皆未免于過也以勵世可矣歸子曰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嗚呼以此勵世而天下後世婦人女子猶有見

金夫不有躬者

尚德緩刑論

上古之世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三代以後欲遵此以治天下其勢有所不能故刑者聖人之所不得已也吾讀虞書帝堯在位七十載自授時治水外未嘗刑一人而虞舜繼之乃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四罪紛紛豈重華之德不若放勳哉風氣漸闢奸宄日多亦勢有以驅之也然其命皋陶既告以五刑五服五流五宅矣必申之曰刑期于無刑而皋陶亦承帝意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舜以刑治天下而四方風動者惟其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已至周穆王作呂刑遂以墨劓
荆宮大辟悉變爲罰鍰此卽金作贖刑之制而益充之
說者乃謂穆王巡遊無度借此以斂民財不知五刑之
疑有赦蓋因其疑可赦而不遽赦姑取其鍰以示罰耳
然總之閱實其罪未嘗輕縱以滋害也故夫子刪書取
之以其有哀矜惻怛之思焉其後漢文詔除肉刑又除
收孥相坐律令唐太宗亦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復
斷人趾吾不忍也又親錄囚憫死罪者三百九十人縱
之還家期以明年秋卽刑及期囚皆詣朝堂無後者嗚
呼若二主者可謂尚德緩刑之法矣乃陳羣輩猶欲復

肉刑敢爲殘忍之說而卒不可行且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夫以刑止刑譬之抱薪救火火且益然若潑以一杯之水其焰少息而况决江河之流乎刑猶火也德猶水也未有德盛而刑不衰者且以一命之吏躬行教化百姓猶感而從之如仇覽之于陳元母子亦其效也奈何以天下之主武健嚴酷然後愉快乎然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仁義雖起大盜不止故刑者所以濟德之所不及至不用德而用刑于是進以緩之之道蓋于必死之中求其可生之路故死者不可復生而亦無憾也昔者聖人作易其大象言刑者六焉始于訟終于中

孚訟者刑之始也而象不言刑但戒以作事謀始欲其無訟期于無刑也訟不可止而後用刑故繼之以噬嗑曰明罰勅法所謂刑亂國用重典也刑不可以終重故繼之以解曰赦過宥罪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刑不可以終輕故繼之以豐曰折獄致刑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至于旅之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蓋哀囹圄之人甚于逆旅無使淹留以召怨氣仁愛之至也終以中孚曰議獄緩死緩則留矣蓋罪輕則不留罪重則緩之古人決死刑者皆五覆奏亦緩之道也而必係之中孚者訟之起也以有孚室上以孚感則下以孚應故窒化而爲讜

非尚德者孰能與于斯乎後之人君上思虞舜穆王之
所以訓下求文帝太宗之所以治考之于書合之于易
庶幾道民以德有刑措之風而宣帝乃云漢家自有制
度奈何純任德教此路溫舒有激乎言之而惜乎其不
知本也

記 三首

槐榮堂記

夫椒之麓大木千章其間轟然而挺鬱然而豐者有槐
焉蓋乎許氏之堂堂之中象服而坐者爲錢太夫人冠
帶侍立者大中丞公也吾聞大中丞四歲時太夫人指

槐語之曰此槐覆堂汝作都堂至中丞五十而言遂驗
吾不知太夫人何以知之豈槐有靈焉見夢于太夫人
而爲之兆與或太夫人預卜其子之貴姑借樹木爲讖
槐乃應命而興與然當中丞開府晉陽太夫人已沒此
其故太夫人雖知之而未及見之故無得而徵焉迨中
丞卽世槐則枯矣越歲辛卯枯者復榮于是青輿侍御
登巍科歷臚仕而諸孫孝廉文學翩翩代興顧視槐之
蠢然鬱然者若青蔥之始茁也此其故不惟太夫人不
及知卽中丞暨侍御以下豈能知之嘻亦異矣夫祥桑
嘉禾赤芝紫荊草木之異不一而足而莫著于宋王祐

手植三槐謂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此與太夫人言絕類宋書載祖士雄庭槐甚茂及雄居喪槐亦枯死服闋還茂高祖嘉之名其里曰累德與許氏兩世事又類其尤異者晉陽城角有槐一日之間三榮三悴然則天地生物無所不有其榮枯變化固物理之常而不足異與若人世盛衰隆替之數則存乎其人德業有以致之彼草木無知偶然相應未可以爲常與然洪範休徵庶草繁廡禎祥之至至誠前知豈有一定而不爽者與此其故吾亦不得而知也青輿侍御之爲此圖也非以炫異亦曰小子志之以無忘太夫人之教及大中丞之烈云

爾古之大夫有嘉樹焉猶封植之况先澤所存者乎遂
出以示尤子尤子曰美哉吾爲之賦甘棠

修虎丘廻廊記

吳地記云虎丘絕嶽聳壑茂林深篁爲江左丘壑之表
其最奇者無如劔池千人石他若梅花樓小吳軒五臺
山平遠堂千頃雲小竹林諸勝雖一泉一石一草一樹
皆有名士高人登臨題咏之蹟故足樂也向有東西二
寺久廢今雲巖寺復燼于火大殿重建缺其前榮 國
初某總戎始築廻廊以通步徑且可以遠眺望杖履徘徊
居然勝地矣三十年所漸卽敬頽觀察金公偶駐幘

帷頓深懷古遂損貲修焉夫虎丘一卷石耳迴廊又虎丘之小者何足爲公記然予因之有感焉公建節金陵固六朝舊都也王導幕府之山顧榮麾扇之渡尚有存者乎南望鐵甕則寄奴之戰場也東望蕪城則煬帝之離宮也又試登鷄籠眺牛渚極目滕王之閣回首仲宣之樓烽火連天江山如夢欲問前人之遺跡有不可復識者豈止憑弔吳宮于二王別墅興零落之悲哉然則公之修是廊也慨然而思惕然而懼知古今之遞代而盛衰興廢之不可常保也因以固繕其疆圉綢繆其牖戶緝理其綱紀撫綏其民人百堵皆作庶事允釐舉可

于斯役推之已公歷典大邦威名甚著先在維揚修平
山堂稱文章太守今于虎丘寄興復爾謝安石往來東
山羊叔子流連峴首此其意豈在遊覽之娛哉勾當江
南公事不出山水間矣

義金菴碑記

距吳城四十里有橫金鎮有義金菴俗傳管鮑分金
處也予攷管鮑分金處在濟南之鮑山叔牙夷吾未嘗
至吳此必誤矣或者後之人有聞其風而起者因附會
其說與菴肇明初再葺于萬曆丁亥久而傾圮里中有
錢君舜臣者慨然捐修夏而鳩工秋落成焉諸善士繼

之而兩廡而社廟而外殿次第鼎新徵錢君率作之功
不及此夫佛者之道大矣不必以義金名然如錢君之
捨財修寺亦分金之義也倘或聞管鮑之風而起者與
故仍其名不必辨其誤也菴僧海明乞記于予漫書以
勒于石

傳 六首

木瀆仙姬小傳

木瀆仙姬自稱慈雲侍者丙辰冬降乩郡侯高蒼巖使
君署中嘗敘生平乞予立傳予覽而異之爲輯其畧云
姬武林人姚氏生時母夢玉環一枚上有龍鳳篆入手

而碎化爲青蓮花因名玉字守貞娟娟其小字也五歲而孤依外祖篁菴口授唐詩卽了了嘗命賦桃花有句云一自夕陽憔悴後五更風雨葬西泠篁菴見而歎曰是兒慧心但福薄耳九歲外家喪亡遂轉徙流落廣陵廣陵故狹斜地女子攪箏琶工紅粉粧街貴客姬處其間夷然不屑也日攜書卷默默自娛而已同輩教以歌舞謝弗爲強之再三乃喟然曰綠綺可親庶幾在高山流水間乎因學琴通五十闋每當清風朗月供瓶花一枝爐香一縷鼓一再行淒然泣下自呼曰玉兒玉兒竟墮火坑耶回首故鄉雲樹渺然孤山鶴唳可復聞乎錢

塘小小今安在乎父兮母兮畜我不卒可奈何聞者皆
歎歎罷去年十五積詩八百首一一以蓮花箋書之什
襲篋筓冀遇知音者不可得亡何爲狙獪誘去獻某太
守雜置下陳中姬旣失身狂且鬱鬱不得意惟賦詩自
遣羣妾妬其能譖于主人誣以他罪遂懼害坎署中隙
地瘞焉一靈不散往來風月之下偶遇華山破雲仙師
憐其冤死教以真訣并傳斗呪習之會羣仙考核人間
詩文見姬集皆稱善遂召隸仙籍令主木瀆爲水神木
瀆由胥口橫塘接靈巖香水溪更前則鄧尉諸山梅花
萬樹如衆香國故姬樂居之將于此蓋茅焉降壇詩云

經年憔悴到梅花木瀆寒風石徑斜記得相思明月下
爐煙縹緲認兒家髣髴盤塘江上一樹紫荊意也有欲
爲姬寫照者問其結束答云幅巾深衣手拈竹枝蓋道
裝也然姬性好吟咏多綺語或疑其礙道詰之則曰夙
習未除深愧學道不力又將墮入劫中矣詩復何益但
妾道從詩證道卽在詩臨去秋波老僧覺悟諸君以妾
詩證道卽可爲妾懺悔也有味乎善爲詩人解嘲矣高
公幕客有桑楚執汪栗亭陳山農程香升諸君姬與唱
和多佳句稍傳于世然所著八百首竟不傳惜哉

悔菴曰才子數奇佳人薄命其生而不遇者沒必爲神

靈鬼怪飛揚浩蕩于天地間理固然也若仙姬以弱女子遇人不淑韶年隕命玉如煙然良可悲矣一旦陟仙班司水府復出其幽光艷影游戲塵埃以洩其不平之鳴又何奇也蓋天上無懵懂仙人卽兒女恩怨亦似有不可解者昔張女郎彈箏篌小女郎援琴數弄相顧流涕語沈警曰蘭香姨智瓊姊亦常懷此恨矣由此觀之豈獨仙姬爲然哉

汪阿金小傳

予友王禹慶與新安汪周士晉賢昆弟善嘗介而過予益颯颯乎莊雅士也臘月旣望王子以書來道周士喪

其愛女屬予作傳予頗訝古未有六歲女子立傳者及讀王子所爲冥異記歎詫久之曰是可傳矣女生康熙巳酉四月睂目如画若有笑容曾大父景仁公年七十矣見而奇之摩其頂曰此必再來人愛惜如金遂名曰金亦猶嶺南人愛珠生女名珠娘也彌月忽有白衣老媪踵其門曰聞君家新產女願一見也家人竊怪之拒弗納其母曰是必有異姑見之抱而出媪撫之曰此龍女也以碎大士座上玉瓶故暫謫以君家好善故住君家爾又囑云他日慎勿令入大士院及見大士像見卽生悲憫心必逝矣家人益怪之與之食弗顧而去汪氏

故家新安其別業在桐鄉甲寅夏五有持吳道子大士
像求鬻者晉賢以錢數百千易之供于別業內室秋九
月新安寇發周士攜帑至澗母氏見大士像喜曰往山
中避亂人呼大士名號悉免于難今幸休居瞻妙相敢
忘恩乎焚香膜拜阿金亦合十同頂禮也時爲仲冬二
十七日越宿女遂不食曰吾夜夢一神人挾我渡海海
中波濤如雷騎一竹枝不敢前今我頭岑岑何也延醫
視之藥弗納蘊痘七日而殤年僅六歲果如老嫗言噫
嘻異矣周士云女生周期祖母口授經典卽朗誦如夙
記者稍長令督諸婢紡織勤惰中程且手製女紅不學

而能何了了也當亂時崎嶇山谷依祖母母氏側撫其弟妹婉婉曲至病劇猶謂母云吾父明日生辰今夕何往因嗚咽既執祖母手曰兒死命也有妹在老人無過傷蓋女之孝友又如此宜周士夫婦哀憐涕泣念之不忘也予既傳其事并係以贊曰

善哉大士尋聲救度童子南詢女亦下住何求而來何厭而去去來無常歿壽有數如彼玉瓶圓缺隨具現身夢幻以警翁媪

江節母傳

新安接駝有江氏其始微矣繼起者曰中廣以廉賈大

其家舉丈夫子四叔子萬里娶于桂溪項氏卽範母也
先是伯歿仲荒于酒惟叔偕季貿遷在外母以十指佐
之奉翁潄隨翁安之曰是善事我何必子亡何萬里卒
旅次母慟哭不欲生其父母止之曰若不念白頭翁與
藟諸孤乎惟翁亦云蓋母有三子一女矣乃忍淚強進
一餐稱未亡人者冰霜風雨十九年如一日也旣而季
折閱負子母錢將鬻兄產以償曰寧無田勿有債也且
債之不去田將焉存棄產便翁不可曰賈而負當賈而
償無田安得食無食是無孤也無孤是無吾家也奈何
乎棄產由是父子交相難也母聞之泫然請于翁曰兄

弟四人惟叔在耳上而事親惟叔下而撫孤惟叔豈可積宿逋以遺叔累且感翁心乎願以產畀叔翁感泣曰他日其若孤寡何恐貽後悔或出怨言母應聲曰苟無產而貧命也不敢怨亦不敢悔厥後翁叔繼歿母家日落餅無儲粟桁無懸衣處之晏如也惟勤紡績以給膏火課耕讀營婚嫁經畫井然家業稍稍裕矣母無喜色居恒語諸子曰吾往日非不愛產也懼失天倫歡昔人謂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故一舉而全叔之孝成翁之慈且慰而父之友愛于地下也吾一身食貧固已甘之不暇爲汝曹計幸而有今日吾始願不及此豈非天

哉當母棄產時人皆惜之且爲子孫憂及匱乏或竊笑之至是莫不賢智其母母之稟至性識大體一生苦節基于此矣自是十九年中翁之葦席待母而斂也窳窳待母而封也姑之穴有水蟻焉待母而遷也卜夫子之兆願近先塋待母而耐也仲氏溺酒賣其墳隙地母曰雖隙地一坏可削乎則贖之翁曾爲長子留空宅仲折券入酒家母曰臥榻之旁無使他族偏處則復之久之并欲賣其居母曰吾非利伯之產顧先人敝廬不可棄也吾雖貧必置爲外府俟伯子長仍復其所季有祭田奴以夫亡私售族人母曰吾聞君子雖貧不鬻祭器况

祀田乎以已貴陰託人市之仍歸其租俟其女嫁而後
執業仲之夫婦偕亡附身弗具母則曰于我殯其子無
立錐地母則曰于我舍季奴少寡不能舉火母則曰于
我供給亦以助我守也次子爲季後屢空無傳焉母仍
以家財三分之曰鳴鳩養子均一之義也三子化母之
教各無異言鄉里親戚有急每振貸之既哀其窮輒爲
焚券凶年則爲食以待餓者無不哺也母可謂好行其
德矣故江氏子孫必有興者至今人頌母節不衰微節
母一綫其終微哉母年五十有一歿于故明崇禎辛巳
距今三十六年其次子其源不遠千里乞予立傳予因

其行狀節次之無飾辭焉

論曰予輯吳郡志至列女傳所載節烈事未嘗不低徊久之然節難矣節而孝尤難孝而兼弟與慈者世不一見也若江母之事舅姑生能養死能葬可謂孝矣待伯叔和妯娌維絕存亡可謂弟矣教育三子平均如一可謂慈矣而皆于棄產一節備之嗚呼孝弟慈大學所謂王道也吾觀于江氏而知王道之易易也

節母過孺人傳

過孺人者武林沈孝廉一成之母也先是孝廉試于鄉不利母勉之遠遊以就功名遂自杭抵京入奉天籍以

康熙乙卯登賢書閱月而孺人歿孝廉披跣擗踊見星而行將歸葬于途中排纘行狀乞銘于韓王兩座主過吳門復乞予作傳孝廉自以負終天之恨觀其辭色深自責若無所容者予慰之曰無然也經不云乎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使子守匹夫之節滑澹澹滌廁踰朝夕子舍于已得矣孰若邀朝廷錫命貽親令名爲光寵哉且安能藉大人先生之鉅筆以垂泉壤故爲母傳者所以章沈子之孝也當孺人未亡時年甫二十孝廉生未及期呼天誓殉自絕者數矣賴老姑老母力持得免兆璜府君故儒者不事生產又遭

外侮家日落孺人黽勉有無衣裳餽粥皆從十指出孝廉三歲蘊痘幾殆母痛心疾首辛勤鞠育隱若有冥護者幸無恙及長入學則督課加嚴每夜從外塾歸機杼軋軋與啾啾相聞寒風暑雨未嘗不淚漬枕席也母可謂教養兼至矣乙酉避亂禹航母挈孝廉與中表鄒氏子俱夜走徑山中鄒氏子病不能行母百計覓肩輿舁之而自提攜徒步以從風高月黑榛莽塞路流離萬狀卒獲俱全嗟乎母之高義于是乎不可及也已吾聞魯有義姑齊兵追至棄已子而抱兄子人問之曰已之子私愛也兄之子公義也背公義而嚮私愛亡兄子而存

妾子則魯君不吾畜大夫不吾養國人不吾與也子雖
痛乎獨謂義何孺人之義比于魯姑矣孝廉既婚舉一
子母撫之喜甚已而潛然曰吾藉是可見亡人于地下
雖然未旣先君子讀書砥行鬱鬱賚志以歿成遺業者
是在後人夫身不困不激思不遠不奮子其行乎孝廉
涕泣牽裾請留則告之曰爾能成名以光爾父雖在四
方猶膝下也舍是而謀色養雖有甘旨吾將吐諸行矣
勉之吾不爲倚閭之望也故孝廉之間關萬里一鳴而
升青雲者母志也聞報之日母欣然進一觴曰未亡人
將下報吾夫蓋目于是乎瞑也嗚呼方孺人攀棺長號

孤幃弔影哺蕝孤于寒水隘巷中四十年艱難辛苦備嘗之矣卽孝廉躡屨騰簪重趼遼海黃茅衰草南望白雲鮮有不嚙指出血者豈不悲哉今有子克家用文章以取科名卜其宅兆以襄窀穸素車白馬執紼而送者幾何人賢士大夫相與咏歌而稱述之觀者嘖嘖歎爲是母是子又何烈也夫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罔極之恩固無時而已然執節以從其夫守道以教其子生有令名死而不朽復何憾焉孺人二十而寡享年六十有二于例得旌他日孝廉登高第以請于朝其顯揚有十倍于今日者若夫執簡而書以闡幽芳

勵末俗則二三子之事也故予不辭而爲之傳

吳孺人傳

戊午九月喪我孺人曹氏予哭之于今三年哀未忘也
庚申六月復歿我次兒瑞予重以哭我妻者哭我子自
謂天下悲人無有過予者乃吾年友方子渭仁今年五
月吳孺人卒京邸先時次君引襚往祥符就婚于毛氏
八月中忽焉病亡尚未聞母訃也方子朝哭其婦暮哭
其子其悲也殆過于予焉兩人者相弔也思所以相慰
者不可得于是方子出孺人行述示予命作傳予讀之
泫然傷孺人之賢而死不忍言又不敢辭也孺人爲淳

安名家子少端莊不好戲年十八歸方氏初未知書以
夫子好文墨稍習學遂能稽簿籍及他章句尤精女工
嘗取髮絲四劈爲山水人物細巧如畫雖針神弗如事
姑吳太孺人克順每薦旨甘奉湯藥終宵立牖下不去
或謂畏之甚孺人曰婦事姑內則也奚畏爲逮事繼姑
余亦如之當舅贈公之疾也方子以事阻建寧孺人屑
肉糜和粥以進贈公頷之曰是善事我旣歿或謂贈公
體豐不宜暑議三日移殯于外孺人慟哭持不可曰翁
幸有子成進士奈何委草莽乎及方子歸而簞具熬塗
諸具秩如也甲寅寇警移家武林叔太學君竄匿山谷

孺人謂方子亟迎之翁兄弟獨叔在耳至則滌盥供膳
惟謹孀葉恭人過舍忽患腫甚將告歸孺人曰孀以好
來以病往可乎且恭人無子誰主者急鬻參附親自泡
煮數劑良愈恭人曰微夫人吾死矣四房無子毛孺人
病革議後贈公季子余太君不從孺人進曰審爾鬼其
餒矣夫姑所難者慮小郎出嗣無恒產且本宗舊業復
無與耳弟從之他日析箸惟均毋慮也太君喜告贈公
議遂定人謂孺人一言決大計諒矣其佐方子讀書脫
簪珥給膏油辦裝橐時諸父羣從先後雋方子猶未遇
或笑之孺人怡然曰吾夫子豈長貧賤者益勞苦相勸

勉癸卯捷至亦無喜色徐曰夫子大器自此始耳一日方子病疽狂躁不得寢孺人引燭視之紅暈淡背乃大驚拜天泣禱願減筭差病者禱畢方子已熟寐詰朝有瘳蓋孺人誠感也訓諸子嚴聞文藝有聲輒喜否則引咎自責故諸子少長恂恂如也入學彬彬如也遇人謙和好周急鄰胡生貸粟計子母且十石貧無以償孺人召其妻立折券胡十五者鬻其妻已受直矣中夜哭別孺人聞之呼予粟三石且曰慎毋棄妻有不給當告我十五夫婦拜且泣旦反直則娶者在途衆謝曰賴方夫人賜不鬻妻矣其人亦感歎而去他施樸賑粥多此類

勾當家事布衣操作積勞成疾入都後日劇方子深憂之則曰君奉 天子命修史儒臣職也奈何以兒女子病廢乃公事生平持白衣經準提呪彌留之夕指示家人若有見者問以他事不答遂善逝也嗚呼若孺人者可謂賢矣予既採方子之言傳孺人而泫然不已傷孺人之賢而死與吾婦同也孺人孝于親與吾婦之生盡養喪盡哀同也孺人敬于長與吾婦之讓授產厚問遺同也孺人相夫以道與吾婦之分甘苦商出處同教子以法與吾婦之程課誦勵名節同也以至待物之慈也分人之惠也治家之勤且儉也無弗同者乃不永年而

沒同沒而有子殉之又同如之何勿悲也然予旣爲孺人傳而于方子若有憾焉蓋方子與予所謂同病相憐者也方子之交筆妙天下曷不以述孺人者傳吾婦也

王東亭進士傳

新城王氏兄弟四人予識其三焉今祭酒阮亭先生司理揚州予于乙巳春訪之適西樵考功在署相與締交談讌歡若平生亡何西樵溘逝阮亭哭之過時而哀移書屬予作誄予哭之三年始克報命戊午秋予北上晤阮亭于京邸則東亭進士在焉思西樵而不見見東亭猶見西樵也東亭需次選人多四方之遊匆匆別去至

辛酉再入長安欣然復面甫半載一病不起予過信阮
亭其哀慟如喪西樵時若予于王氏兄弟祇識其三已
哭其二也可不爲大戚乎今秋予請急出都祭酒祖餞
青門又屬予爲東亭作傳予交東亭雖晚然讀其詩想
見其人已非一日卽西樵兄弟往往爲予道東亭素履
有繫予懷者車中卽祭酒所纂行述爲綴成之君諱士
祐字子側東亭其別號也以生常熟官舍故小名虞山
云曾祖尚書祖方伯皆前朝鉅公父封祭酒公母宜人
孫氏君生而穎異十歲時客有舉焦太史茲字弱侯問
者或曰亦魏相字弱翁意耳君從末坐對曰不然此出

考工記輪人竝其輻廣以爲之弱也一座驚其夙慧十五爲高材生工舉子業試輒冠軍甲午貢入太學廷試時西樵以殿試阮亭以會試同在都都人有三王之日癸卯舉于鄉庚戌成進士援例得授京職久之不除其卒也年正五十以前進士終焉蓋君掉鞅名場踰三十年而未嘗一日立朝右用其才畧故無尺寸功業表見當世其不得志爲甚矣然其德行文辭有足稱者君天性孝友事父母柔聲婉容溫清不離左右當封公就養廣陵宜人板輿踵至君往來侍奉飲食浣濯必躬必親及宜人之亡西樵死孝君雞骨支牀濱于殆者數

矣方西樵典試河南以磨勘下請室君留京師職納餽
橐奔走營救炎蒸風雨不敢告勞出獄之日兄弟抱持
涕泣感動路人阮亭在官臥疾君千里馳視手調湯藥
一夜十起南北宦游歲時起居有長枕大被之樂出門
小別輒洒淚賦詩執手不忍去其篤友愛若此宜乎祭
酒言之嗚咽不知涕之何從也與人交恂恂抑抑雖生
閭閻淡若寒素辛酉秋闈當分考君固謝弗赴其干名
利泊如居恒靜坐簡默寡言笑雖其性然然意思蕭瑟
窺其中著邑邑不自得者豈有遲暮之感與君雅好吟
咏幼時諸兄弟夜集東堂擬和韜川絕句君詩先成有

西堂雜錄三集
云日落空山中但聞發樵響西樵爲之擊節阮亭于明
湖舉秋柳社一時名士咸集亦推君詩擅場旣而南遊
汎大江至姑熟攬青山白紵之勝入南徐遍眺三山更
歷吳越盤桓六橋兩峰間篇什遂多其在吳興與宋荔
裳諸公游白雀寺賦五言古詩衆皆嗟其清絕以爲微
雲河漢之比也比在京和張文昌秋居十首遂成絕筆
今觀祭酒所刻藝圃京口題畫諸作幾欲左把上浮右
拍漁洋惜其遺稿散佚未有能傳之者故詩名少殺焉
論者或疑德掩其言歐陽子云修于身矣不施于事可
也而况見于言乎東亭特未施于事而其修于身者已

醇然具備且其見于言者亦郁然可觀矣嗚呼西樵往矣東亭繼之獨阮亭先生以巋然大筆爲海內宗工其表章兩兄不遺餘力亦欲使千秋萬歲人知新城有三王耳而予所未識者尚有仲子禮吉名士禧亦有聞于時

西堂雜組三集 卷七

長洲尤 侗悔菴誤

箴二首

靜箴

君子養身莫善于靜靜如止水靜如明鏡水止乃澄鏡
明斯應能明則誠知止而定息氣凝神收視返聽厥心
惟淵其言也訥好動多凶或生悔吝處既寡營出亦不
競道有行藏色無喜慍庶幾優游樂天知命

敬箴

君子存心莫貴乎敬人皆震動我獨頻矣人皆說言我

獨敦良不覩不聞恐懼戒慎不偏不倚齋莊中正勿岐
二三勿失尺寸立不中門行不由徑履薄臨深參前倚
乘寧使謙勞無令怠勝敬之敬之克念作聖

贊 二十二首

水月大士贊

明明如月空空如水誰其有之善哉大士我來竹林欲
詢微旨大士不言笑視童子

血書金剛經贊

善哉此丘結此弘願破血書經思度衆難是血是經不
作二觀我生四大總如夢幻惟有舌在金剛百鍊藏之

三年蓮花變現

關夫子画像贊

公不云乎日在天之上心在人之中斯言也實聖賢理學之宗故其秉大義靖孤忠存兩間之正氣起百世之清風自王公以至士庶莫不想見其形容嗚乎此髯之絕倫超羣也孰謂使君與操爲天下之英雄

老子出關圖贊

爲袁翔九壽袁耳聲

騎青牛周柱史望紫氣關尹喜千百年一彈指今有人焉學老子提壺賣藥長安市聽之不聞名曰希乃知李耳原無耳

筆花贊

贈夏童子

梁江淹唐李白皆有夢花生筆夢已異况卽眞嗟童子
如有神綠沉枝青鏤管龍爲鬚兔作繭衷心纂蘭蕊香
飛五出艷十光疑貯雲似含露染淳煙寫紈素杼錦繡
奮鬻龍方舞象豈雕蟲桂之林杏之苑花之兆爲君勉
楊聖榮竹篆贊

作大篆始史籀斯小之印文就和氏玉赤刀剖他山之
石亦可久有客斷竹巧鑄鏤骨節玲瓏勝瓊玖葳蕤繡
蕩盤螭紐攜置篋笥輕無有奚取黃金大如斗君家子
雲薄雕蟲吾歎小技堪不朽

夏治徵琴画贊

剪綵成花粘膏續髮魏殿針神吳宮機絕絲繡雙纏組
合五雜彈指山川列眉人物狡獪伎倆游戲生活金粟
虎頭芭蕉摩詰對此絕倒大巧若拙

徐太僕遺像贊

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模楷李元禮徐公非其流亞歟
不捕黃門天幸耳黨人起者爲三公而公馬曹且外徙
優游林下以壽終而公自恨欠一死嗚呼公雖不死直
節存豈似中庸胡伯始

王貞女遺像贊

賢哉貞女以身殉節哀哉貞女以節殉身八歲之婚姻
及爾同死六年之伉儷以我御貧其剛烈之性堅忍之
操殆古丈夫之握拳透齒齒穿齧者耶乃其烏鬟翠
袖慘淡蛾眉則依然空谷之佳人也蓋左氏之稱子太
叔曰美秀而文予于貞女亦云

貞女名秀文

周烈女贊

生同衾死同穴夫婦之愛也女而未嫁其愛安在從一
而終誠不可以再矣然何必速死之爲快也蓋人之出
于情者有緣而本乎性者無待彼惟知殉死之安而不
爲求生之害原其心已立乎生死之外矣夫生死猶且

忘之又何節烈之名足爲芥蒂也噫

雙節贊

馮少司寇程母陳氏母陳氏

臨海之隅雙闕巍乎有媿合節婦其從姑兩世不祿子
遺藐孤遞代鞠育楫拊捋荼乃成驥子箭雲天衢碧鷄
金馬載馳載驅王事靡盬尸喪與俱尚慎旃哉母曰嗟
予先君之思寡人曷諸有司入告表厥宅閭鸞章象服
式歌且圖夫人受之云何不愉潛然出涕睠念黃壚曰
歸曰歸兵火載塗迴望故鄉永訣板輿王臣蹇蹇奔走
號呼跳身荆棘報命京都 天子勞之彤弓路車汝掌
邦禁三典用敷臣拜稽首伏闕上書 王師南下滇逆

既除乞歸葬母旅櫬是扶永錫爾類 天子曰俞遂返
石門匍匐倚廬焚黃馬鬣光耀丘墟嗚呼二母泉下同
居相見悲喜歎息歔歔化及台人世美龍符移忠作孝
賢哉大夫

施愚山秋林讀易圖贊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恒德之固復德之本制禮以謙辨
義以井履和而至巽稱而隱此讀易之大略而未盡也
先生蓋讀賁而有感焉曰文之盛質之衰乎夫是以畢
然高望穆然澹思觀人文之變鼓天下之辭及其得意
忘象得象忘言則復歸一畫于無極通十翼而化之非

極深而研幾其孰能與于斯

陸介菴十美圖贊

噫嘻誰與胡然而儒胡然而浮屠胡然而美人圖豈散
花之維摩抑出定之文殊若作色中之阿難將疑佛氏
之登徒吾聞先生蓋學易而知命者其于斯圖也何居
先生笑曰吾之業及大過之二矣所謂枯楊生稊老夫
得其女妻者乎

丁飛濤像贊

少之時爲文壇之飛將及其壯也稱南宮之小相今將
老矣退而隱于西湖之上吁嗟乎丁令歸來管寧無恙

商山採芝鹿門倚杖吾知先生蓋學易者此儉德避難之象也

許慎哉像贊

古佛對坐

人謂此子疲于津梁趺坐而坐爾我相忘膽瓶貯水竹爐添香欲問佛法敲取胡牀

許青浮像贊

大夫松丈人石誰參此煙霞客玉斧仙玄度禪丁卯子書画船尚湖濱虞山下歸來兮斯人也

曹雲材像贊

目眇眇望山水口吶吶談名理指拂拂揮藤紙腹便便

筭經史或倚或坐不衫不履嵇琴阮嘯林下容止人以爲魏世家吾以爲晉名士也卽其洗硯于墨池者猶似右軍之童子

曹若濟像贊

雍容爾雅被服儒者呼吸黃庭吟弄般若心鍊木雞目空野馬富貴浮雲風塵飄瓦天真爛熳道韻蕭洒今之人與古之人也

生洲北遊圖贊

于思于思亦白其馬載馳載驅冀北之野遨遊公卿跌宕風雅燕市賣藥以代孟聶酒酣悲歌若無人者孰能

陸堂雜錄卷之三
聽之曲高和寡盍歸乎來把臂林下執鞭可求一何憊也

高宿登剖腹療母贊

有序

剖股之事不載令典以其近于毀傷也然其心良苦矣高君宿登乃剖腹以療母疾此安金藏之所爲幸而不死豈非天佑其節乎吾聞君之父從軍殉難亦忠之屬也而君以孝嗣之君又隱于卜者斯足以風世矣故綴以贊

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危身救母天相不死龜筮傳中一行足純人之無親不占而已

惠思上人遺像贊

吁嗟乎惠思一瓶一鉢常住盧師一瓢一笠遠遊京師
爲大悲殿經之營之爲華嚴壇禮之誦之二願未了一
且長辭四十九年電火騰馳回頭猛省冷煖自知本來
面目認取如斯若云不識對我者誰吁嗟乎惠思

永平上人像贊

新可之孫惠思之嗣及爾永平蓋歷三世吾見其人已
亡其二爾能代興善繼先志乃堂乃構乃供大士千手
所指千目所視楊柳花香莊嚴如是吾知盧師之菴化
爲觀音之寺而爾之像可列于善財童子之次

疏七首

盧師菴大悲殿募疏

葑溪有盧師菴惠思上人主之昔年先君子與里中諸友結放生社于此故予往往從之游距舍下不百步許甚熟也菴雖小木魚鼓鐘莊嚴畢具獨塑大悲觀世音香像法身長大未有覆殿惠思心恒念之酉戌間繭足三千里訪蔣虎臣太史于京師蓋太史嘗寓菴中發願及此值其索米無策勉實其囊以歸歸與工人估較尚不及三之一則又縮縮不敢以興也去年惠思一病幾殆病中每以此殿未成涕淚悲泣迨彊起而力已憊矣

其徒永平奮然欲遂成之顧視里中長者以歲之不時力弗暇給于是獨走百里荷板托鉢呼號搏頰以乞諸大檀越其事之濟否雖未可知而其願已堅其行亦苦矣惠思請予一言予無廣長舌焉得人人而說之無已則有大悲觀世音之八萬四千手眼在乃說偈曰
凡眼但見金眼閉金亦死凡手但握粟手啓粟有幾我佛方大悲衆生乃狂喜佛眼青蓮花清淨雙眸子佛手兜羅綿光明五輪指千手持一切千眼觀如是度此毒漏根免彼利鈍使願建旃檀林同飲功德水布金有餘錢施粟有餘米仰首看如來金粟在這裏

竺林菴募疏

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古先哲王豈無政刑禮樂以化民成俗而必致力于神者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河圖洛書皆是物也故繫辭曰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申之曰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佛氏之教盛于東土久矣然其大旨出于空虛寂滅清淨無爲疑其無以驅天下之耳目而爲之役惟觀音大士廣大教化感應昭著故人奉事尤切而其默相潛運捷如影響往往有大力者負之而趨則亦神道設教之意也吾郡吳橋聚雲村土人素朴有陸氏子一旦爲神所憑言禍福

頗驗于是遠近男女捧瓣香而至者日衆叩神來意欲
于此地建觀音道場躬爲護法其結願堅而持論正非
若神降于莘石言于晉者比然則人固不能爲神殆大
士教之也抑經所謂現天大將軍而爲說法者耶予旣
聞而異之恐其說之涉于巫覡也特往東山延平懷禪
師結茅卓錫以董其役名竺林菴焉吾知遠近男女念
彼觀音力者瓣香之至益盛于前則此菴成于不日誠
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乎蓋神以佛爲體佛以神爲
用以神治人聖人之道易道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
知神之所爲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鼓之舞之以俟君

子

募藏經疏

浙江天目山中峰祖師禪院爲今玉林國師卓錫之所
道場綦盛獨藏經闕焉未備有弁山慈上人焚香誓募
供養大衆甚大願也然求之數年而不得今復徵言于
予予謂佛家弟子宜求如來秘密藏爲第一義語言文
字之爲藏則末矣自摩騰馱經羅什譯字貝多書寫如
洹河沙安能卷卷而尋之葉葉而數之乎梵筴雖繁其
中微言妙義不過幾部部不過數言而已何用云云者
爲雖然佛以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不立文字教外別傳

則凡教中所傳皆是物也爲修多羅者爲毘奈耶者爲阿毘曇者一一具有佛法存焉卽欲求如來秘密藏者博學而反說之思過半矣昔趙州和尚下禪牀轉一匝傳語婆子轉藏經去也上人若悟此旨一大藏經在吾眼前若猶未也支那撰述總無是處何不舉此問取玉林老人

廣佛院募疏

今天下窮極矣而儒者更甚雖使顏淵持疏子貢托鉢不能救夫子七日之餓也乃浮屠氏朝建一刹夕營一像取諸檀施咄嗟便成豈西方聖人之靈果勝于東國

聖人乎蓋世人皆有貪心佞佛者多得福耳然吾見宰官居士往往于名山大地作洹河沙布施而窮鄉廢寺曾莫過而問焉選佛場中猶好名如此豈不住相之謂乎若佛法平等其視祇園八十頃與毘邪十笏無異也其視八萬四千獅子座與尺寸金身亦無異也而一二瞿曇苦行乞比之叢林四門化主百倍其難尤我佛之所護念而善來長者之所矜許也中街廣佛禪院爲宋日文和尚所造鼎革兵燹日就頽泐二殿漂搖諸佛露處院僧會一悲憫涕泣誓願更修而以募疏徵言于予予四壁蕭然無一毫一撮之助僅操三寸毛錐爲老

僧饒舌未嘗不自笑其窮且使予饑寒交急望門投止效陶潛乞食杜甫乞絲必遭唾罵而返而顧能以片紙隻字召人金錢土木之供乎亦惟佛力廣大能令法雲慧日隱現行間寶相金光飛騰筆下見者歡喜踴躍贊歎希有則吳門萬家裏至輻湊而廣佛禪院不日告成矣書此歸之并以發諸君子一笑也

大悲像募疏

梅隱笠公座下衲子潛修以疾盲幾十年矣日夜拜誦大悲觀世音名號及陀羅尼咒求脫苦難一夕夢人引至一室大士現女人身手繡福壽二字示之潛修豁然

洞見踴躍贊歎而覺亡何有吳江醫者浦生投以良藥
一月而一日明三月而兩目皆愈潛修于是涕淚悲泣
誓摩頂踵募裝香像以答慈恩而乞言于予予惟觀世
音菩薩從聲聞入道故妙音能勝世間音而加之以觀
則以日治耳其義有不可思議者矣經所謂真觀清淨
觀廣大知慧觀悲觀及慈觀應作如是觀而况大悲一
身具八萬四千寶目假使以菩薩一目度人一目亦有
八萬四千之夥若以神通法力變爲洹河沙數諸目則
普四天下悉化爲光明藏而忍視盲者之俵俵何之乎
雖然莊子云豈獨目有盲哉心亦有之盲于目猶可救

也盲于心不可究也吾願以如來之五眼照衆生之三
心俾去其貪嗔癡愛以進于定慧圓通則一片靈臺金
鏡可刮豈惟卜子夏左丘明輩念彼觀音力哉潛修試
以吾言告之仁者

太保疏

吾郡有十土地而赤蘭相王獨尊其賜履綏徧東南獨
廣大方之列國如齊晉然非邾莒比也廟貌森嚴冕旒
黼黻埒于王者殿前有太保威儀孔武近以丹青漫漶
里人謀所以修飾之而乞引于予予竊疑焉土地之神
班列在城隍下城隍爵秩視今諸侯而土地顧得稱王

何歟至太保爲周三公畢公保釐乃膺斯號人之稱是神也其謂之何豈陰陽異路官制亦有不同者歟然王之福斯地也甚靈太保與有力焉里人奉事唯謹其可不正其衣冠尊其瞻視乎新之便助之亦宜

爲筠上人募靜室疏

筠十禪師青山而日明月威儀薰修正爾妙年風雅居然名士向袒肩于泖水近禮足于靈巖戒具升堂心空及第吾輩偶言邂逅久與周旋喜成初地之交獲接彌天之論欲留飛錫未益把茅願破羞囊共營精舍毘邪之城十笏可坐維摩達嘯之籃五重同藏迦葉庶使黃

花翠竹遍布招提并將拍板門槌閒參般若惟求長者
乞與上人

述二首

先室曹孺人行述

嗚呼痛哉吾妻死耶吾不知吾妻之何以死也妻之隨
我已四十年我之別妻僅一百日故吾但知妻之生不
知妻之死夫之死而知其死者之痛未若之死而不知
其死者之尤痛也吾既不知吾妻之何以死又安能知
吾妻之何以生哉兒子珍奔喪瀕行號哭以請曰吾母
生平兒略知之今竟臆荒瞽弗能述也吾父豈忍遺諸

予哀其意揮淚語曰汝行矣吾志之蓋行十日而後能筆也嗚呼痛哉吾妻曹氏諱令字淑真父應旌例監仕至咸陽知縣母朱氏婦少讀書以疥疾未卒業然深明書義針指尤工年十八歸予蓋端莊淡靜人也婦翁素封資裝頗設予家儒素顧之不樂婦揣予意卽去盛飾椎髻操作有少君德曜風焉天性至孝在家得父母歡心事舅姑擎拳曲謹饋獻便繁花燭之夕親長贈賀數十金悉哀爲兩大人壽予問之曰婚禮多費少補十一吾夫婦陰下奚私蓄爲旣見予衣敝檢篋中新衣改領袖服予予却之曰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故勿嫌褻也

予笑而着之又見予家食粗糲伺予考試或會課歸私
市酒肴以進予怪其費則給曰非也此兩大人賜耳旁
有侍女抱兒立者麾使去曰母恩乃公分甘爲然自奉
菲薄日夜與予對食未嘗舉一盃下一箸也予與諸友
結文社不時過從不敢告父母治具婦脫釵梳咄嗟立
辦聞吾父母有緩急傾筐倒篋俾付質庫至典絕不復
問也予下帷誦讀婦刺繡佐之焚香煮茗必盡丙夜或
乞予授唐詩詞曲短歌長吟以爲笑樂予五試棘闈不
遇與婦楚囚相對中宵涕泣未嘗不淚漬枕席也丙戌
之役南中小警有訛傳予凶信者婦悲駭欲自引決旣

而曰焉有賢如吾夫而客死者乎上堂慰舅姑卒無恙
戊子予拔貢廷對授推官意不欲就婦曰君年雖少
父母老矣奈何拘偏見不邀一命爲榮親計乎予乃謁
選得永平二親以道遠不願就養婦慮予孤寂挈子女
提襪被走三千餘里抵塞上詢予治狀聞堂上敲扑聲
輒慘然不樂謂予曰刑官多殺人盍種陰德及子孫乎
故予爲吏雖執法蒲鞭示罰而已旣以擅責投充鐫級
有勸予疏辨者婦曰歸耳父母老矣奈何戀升斗違膝
下予遂挂冠不復出也吾父析箸諸兄弟各授薄田婦
聞之私謂予曰何用田爲舍前有小園請乞爲抱甕地

且可娛老人晚景遂命工加葺理焉吾父數過水哉軒
賞花釣魚婦釀酒擊鮮旨甘必具吾父安之每向人稱
新婦賢云丙午吾母亡壬子吾父歿婦侍藥含歛哭泣
盡哀喪事且麻葬事窀穸費用不貲予憂匱乏婦曰君
奈何與諸伯叔比竭力拮据雖鬻產勿惜故予得黽勉
襄事報先考妣于九京者是婦之成也與人謙和善下
內外親串歲時亟問榛脯之遺從厚心好施每苦無財
然里翁鄰姬尺布斗米無不沾也御下役必恤勤苦而
衣食之雖童僕幼婢不加夏楚故感其惠者頌聲無間
焉惟教兩兒頗嚴童試小不利輒恚曰汝父以不第終

身為恨爾曹奈何不努力每遣小鬟潛往書室偵官人
讀書否云讀則喜賜茶果否則詬責隨之故兒輩畏母
教過于父也兩兒游庠婦弗喜曰人言窮秀才做不得
須尋進步及乙卯秋珍捷報至始一色舞語予曰吾每
至八月報錄時心膽墮地淚涔涔枯矣此番差強人意
雖然恨舅姑不及見之因垂涕待媳婦如賓客初入門
見粧奩薄恐兒輩有言呼諭之曰人貴得賢內助資財
不足貪也遇之有加禮課三女讀書習大家七誡曰吾
家訓也皆婉婉有母風凡娶婦三嫁女三內治帷帶外
治庖爨井井如也其他穀米酒醴醢醬絲枲織悉鈎較

勞勤不辭辨色而興殘燈而息門戶支持不遺餘力矣
性儉樸無華嫁時衣飾爲予廢盡及隨任稍爲置簪珥
襦衫數件至三女出閣悉分予之雖邀封典不施象
服荆釵裙布草草淡粧而已生平不名一錢人以宦歸
乞其私橐婦揭牀頭箱示之空無有也皆歎息而去素
志恬淡自予歸田後絕不作仕進語每挑燈對坐謂予
曰宦海風波偕隱爲佳安得扁舟筇杖與君徜徉山水
間且乞一龕佛火修蒲團靜課吾願畢矣族女聞宣草
堂善知識也每至留話竟日聞穹窿靈巖諸勝欣然慕
之約于中秋往禮楞嚴大士爲十日遊今已矣傷哉婦

性下急小不如意輒嗔恚俄頃卽止居恆厭苦家政曰
吾婚嫁畢圖作閒人奈何令我爲寵下老婢予愧謝之
然終不能解脫負負無可言者予既不事生產四壁蕭
然公私逋負左支右吾朝蓋暮鹽有時不給室人雖無
徧謫未免有禦窮之感予又頻年遠遊婦夢寐愁思常
食長歎知其鬱鬱久矣婦大產八小產六每產血暈昏
迷數次然憐愛兒女必親抱哺卽瑞兒生官舍猶不肯
覓乳媪筋骨勞傷由此而致所以有氣血兩虛之症也
婦久患箭風有老嫗以桃艾消摩兼用鍼挑醫則丸散
雜治時發時止迄無全效每至夏令卽不飯止啖瓜果

予私憂之然見其動作如常體有肌不羸弱因笑謂此
易所云貞疾恒不死者何慮焉不意六月十七日忽發
蠱脹甚重此瑞兒七夕之信也繼云仍是箭風有專科
延治已愈此婦兄曹隆吉八月之信也瑞兒時赴鄉試
無信至十月十六日訃至則云氣血兩虛衆醫皆投參
朮無效竟不起矣痛哉反覆思之血虛是矣氣則虛中
有實予在家用參必以橘半香砂等味參之今用朮恐
助氣滿蠱益固風益閉矣又未知全劑如何其爲蠱耶
風耶氣血兩虛耶未知孰是此吾不知婦之何以死也
婦病始而重繼而愈卒于不起未知此三月中常臥淋

禱否曾強起否後復發因何其痛楚如何有遺囑否信中皆不詳此吾不知其死者之尤痛也今春薦舉 詔下予欲堅辭婦曰此 君命不可違且大兒公車相攜甚便行矣自愛勿念我也遂起束裝包裹紛拏收拾旁午置酒話別強爲歡笑窺其中似有不自得者婦何以不阻我行豈逆知 朝廷求才盛意斷難固却抑稔知吾本無宦情必不久戀京華不過一年之別誰料別五日而病作遂成永訣且使兒銜終天之恨也痛哉吾舟中寄信附詩四首中云竟成垂老別不盡遠相思爾時自訝不祥果成詩讖珍兒九月中忽患心痛終夜不寐

問之向無是症也豈嚙指之感耶吾以苦情哀告吏部不許給假只得遣兒奔歸登車一哭馬首遂東煢煢老翁羈縲于此夫妻死別父子生離人生到此尚何言哉嗚呼痛哉婦生于故明天啓辛酉八月十一日申時卒于 皇清康熙戊午九月十九日酉時享年五十有八以侗任直隸永平府推官 覃恩貤封孺人子二長珍康熙乙卯科舉人娶丘氏前丙子舉人壽寧知縣衍卿公女次瑞長邑庠生先娶鄭氏保御兼山公女繼娶金氏前癸未進士晉江知縣際升公女女三長瓊華適前壬戌進士刑部主事雲洲湯公孫文學子定公子萬焯

廩生早歿次瓊瑩適壬辰進士芝庭陸公子德元丙辰
進士池州府學教授次瓊英適太傅文通公豈凡金公
姪孫文學子政公子秉寬孫一世求幼未聘珍出孫女
四一字太學蔭三陸公子熾一字己亥進士長寧知縣
雲客彭公孫丙辰會狀翰林院修撰訪濂公子始乾一
幼未字俱珍出一幼未字瑞出伺以糟糠之妻並無妾
媵伉儷之重有似賓朋不勝私情敢以兒女之言塵大
人先生之目伏望垂念旅人無告并憐小兒望鄉之哭
俯錫片言用光泉壤吾妻爲不死矣臨筆嗚咽不知所

先考遠公府君暨先妣鄭氏行述

嗚呼先君棄不孝侗己十二年先妣去世則十八年矣先妣之葬在康熙壬子二月至十二月先君合葬焉距今癸亥亦周一紀而侗尚未續述行略以乞志表于大人先生不孝之罪其可擢髮數哉顧先妣葬時先君在也先君葬時又兩長兄爲政侗季子未敢操筆且三月而葬經營窳窳皇皇弗及則以處士欽蘭所撰生壙誌權瘞諸幽從先君命也乙卯伯兄侗亡庚申仲兄伯歿既而四弟伯五弟俊相繼殞逝痛念兩先人生子七人喪已過半侗今年六十有六視息僅存悲泣之餘中夜

驚惕曰吾父吾母其謫我乎乃自戊午奉

詔備官纂修明史刺促無須臾之間今以犬馬之疾請
急將歸會遇

皇上二十年蕩平覃恩得贈侗故父瀾爲徵仕郎翰林
院檢討故母鄭氏爲孺人侗感激榮哀方捧

典勅焚黃墓門于是追求兩先人遺行補述一篇回思
數十年事恍如昨日而老至耄及記十忘五倘徵鉅公
鴻筆採擇而潤飾之感且不朽我尤氏之先周文王第
十子聃季食采于沈爲氏今汝寧地也唐末有遷泉州
者避王審知嫌名去水爲尤宋天禧中始祖贈待制公

諱叔保避難入吳命長子贈少師公諱大成居無錫白

石里次子贈少保公諱大公居長洲西禧里長之後爲

文獻公諱輝官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少保贈少師

錫之後爲文簡公諱表官煥章閣待制禮部尚書少師

贈太師莊定公諱堦官端明殿大學士禮部尚書封龜

陵郡侯度宗嘗幸其第題柱間云五世三登宰輔奕朝

累掌絲綸蓋寶錄也自宋訖明簪纓不絕代有聞人則

何所著述祖詩言之詳矣莊定四傳教諭公諱功少子

諱臣復遷于蘇轉徙斜塘以耕讀世其家迨我高祖處

士北川公諱鼎曾祖處士達夫公諱聰何已不及見矣

何猶獲事先祖清宇公諱挺秀文學鄉飲賓給七品冠

帶先祖妣李氏生一子卽先府君也府君諱淪字九之

別號遠公配先妣鄭氏少府君一歲府君二十七歲而

生何及何之長府君年已將艾雖未覲府君之少儀然

竊聞之先祖妣與先妣云府君性至孝先祖素剛嚴雖

獨子不姑息一經口授徹丙夜不休稍倦則夏楚隨之

平時一言拂意輒推案呵叱索大杖府君涕泣長跼久

之方解退而啣唔如故無怨色故府君四十五十恂恂

猶孺子也先祖妣慈惠委曲調護而先妣婉婉承之能

得二人歡心庭闈之內愉愉如焉先祖垂老猶秉家政

先君先妣自衣食外不敢名一錢七十而傳竭力奉甘旨卽有所私賚敬戒無違翁媪皆享高年卒之日擗踊檝捐哀毀盡禮此何以童孫執紼身親見之者也先君與先妣簪案相莊旁無妾媵而舉七丈夫子嘗謂人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何必螽羽詵詵乎名其堂曰七業以示教也然府君教子每濟以寬與先祖異先祖旣以宿學不遇府君稟其庭訓揣摩益工文藝冠一時自督學使暨郡縣有司歷試高等然四踏省門弗售援廩例入太學再赴京兆卒報罷識者爲府君揜腕府君怡然曰此固命也于人何尤猶記庚午南闈有里大子以關

節私授府君府君正色拒之其同舍生矚而鉤取遂弋獲去或竊怪府君府君謝無有退而語侗等曰此慎不可徼倖且彼之捷亦命也豈可因其詭遇喪我生平乎其守正如此弘光南渡仕宦雜然並進或爲府君勸駕府君愀然曰銅駝荆棘亂將作矣吾豈可褰裳就之乎速營斜塘村舍爲避兵計卒免于難君子以爲知幾府君雖儒生究心世務而于鄉邦利弊籌畫尤悉自先祖講求荒政助前後縣令請賑請蠲置學田贍貧士分十八水區緩征輸邑人賴之府君因是備攷闔縣田賦出入輕重不等多寡幾何酌爲漕糧官兌之規條鞭花比

之法令下車問焉則告雖老吏歎爲弗如旣行公私稱便府君退然不自居也長邑患徭役至則府史胥徒食之下戶累之富者日貧貧者逃亡而莫之救也府君以爲感乃集通都大姓議買役田捐家財倡之餘用貧富差等爲公儲首名田若干畝糧長田若干畝倚租入辦役輸以歲計踐更者稍稍甦矣府東南城門曰葑門門以外盡大澤也波濤淼然帆檣相望近郭陂塘常遭衝齧嘉靖中耆民張敞請當金鏡湖口建黃石橋以鎮遏蓄泄之歲久而圯府君鳩衆修築屹然成梁民不病涉望氣者亦謂茲土尚有利焉渡湖里許卽斜塘聚族

而居者皆尤氏其傍村落非親戚則故舊也人以畊田織席爲業無中產死者不得殯多用火葬府君愍之割莊後高原爲義冢俾衆姓各占方隅累土標識之其農夫負租或以婚喪稱貸者凶歲無以償往往呼而折券莫不搏頰去往先祖居鄉鄉人尊爲祭酒排難解紛凡事必質成焉逮府君亦如之雖在城襁負而至而城中亦推鄉約主卽羣不逞之徒聞長者言相與悅服仁愛及物每月朔望于盧師菴結放生社贖魚鳥以千百數有庖丁驅病牛過予門牛伏地哀鳴鞭之弗肯起府君亟解囊贖之牛若叩首狀寄畜寺中越宿而斃仍買隙

地埋焉人以爲德感先君晚好二氏持斗齋準提齋先
妣長齋幾二十年靈宮梵宇分衛募施不遺餘力卽在
家蒲團香火晨鐘暮魚宛然毘耶居士也時而黃冠時
而黑衣每誦顧阿瑛儒衣僧帽道人鞵之句故自稱曰
三一當侗官永平時迎養不願往曰吾優游里門安能
僕僕數千里與風濤塵坌爲緣乎旣受 勅封不施章
服亦不張輿蓋以一童子自隨泊如也郡大夫歲舉鄉
飲禮再延府君爲大賓府君固辭曰先君子嘗居此吾
何德以堪之平生好游山水扁舟兩屐時往來虎丘玄
墓間至窮西山深處巉岬絕壑探索殆遍侗與儕輩追

隨輒半塗喘息府君顧之而笑謂濟勝之具少年不老人若也振衣躡足不假筇杖必盡日而後返嘗登九級浮圖直造其顛徑下無倦容時年七十餘矣旁人見之詎曰矍鑠哉是翁其地行仙乎府君亦自喜呼酒小酌發爲歌咏今所傳虎丘竹枝詞西山竹枝詞是也其少作有江上吟坐中句雜著數種藏于家與萬峰剖石靈巖繼起穹窿施兩生爲方外交然府君不參禪不事修鍊道書釋典曉大意而已而曠達觀空實得禪家三昧精力堅強養生主蕺以過也舍前有荒圃府君題曰亦園每暇卽課老橐駝蒔花種竹婆娑其中旣以授侗略

加葺理構水哉軒揖青魚計二亭芙蓉滿池鷺鷥飛來
先君顧而樂之間招賓客銜盃話舊濯清流追涼風悠
然自適也先妣德性沉靜寡言笑晏坐房闥不越跬步
日對古佛爲伍見先君朝夕不于竊心非之先君亦笑
謂卿用卿法我用我法而已先妣體羸弱鬱鬱多病藥
餌未嘗絕先君深憂之時相勞苦因言死生常耳惟病
臥牀簀爲大苦事吾卽未能預尅死期但求熟寐而逝
足矣至臨終日身微熱猶飲啖如常伺進湯藥却弗御
方倚枕談家事少頃聞軒息聲漸微燭之冥矣嗚呼當
是時不孝等固蒼黃驚愕哀痛欲絕而先府君之逍遙

但化豈不超出尋常萬萬哉先君一生隱約不得志于
時然善自遣嘗曰苦中尋樂忙裏偷閒此吾受用法也
又書座右曰學喫虧蓋得老氏學者其論侷等則曰士
君子彊爲善而已功名遲速自有天數然吾家讀書修
行已積三世後必有興者及壬子榜發六弟何獲雋先
君爲舉一觴曰吾得見少子登賢書可以下報先人矣
先是先祖爲先曾祖卜兆謀之地師地師曰子欲富乎
貴乎長子孫乎先祖曰富貴吾不敢望但吾獨子欲添
丁耳地師因指官山一坏土曰此人丁旺地也富貴吾
不敢知然六十年後周而復始其大昌乎地主素與先

祖善聞之遂畀焉時爲萬曆壬子是歲卽舉先長兄明
六子繼之無一殤者自時厥後孫曾日繁迄康熙壬子
先君葬先妣時述斯語而是秋果驗乙卯孫珍復舉于
鄉戊午侂以博學鴻儒徵

御試特授翰林院檢討壬戌珍成進士

欽點翰林院庶吉士侂居恒飲泣以爲徽祖宗世德不
及此而又痛兩先人之不及見也卽地師之言亦信而
有徵矣曩先君相地久不獲旣而幡然曰吾依先人之
丘壠竟鬼安矣奚事他求故官山之陽三代同封見若
鼎者焉旣葬先妣遂自治生墳與親友盤飲其中屬欽

子爲之誌銘達哉有趙岐司空圖之風矣先考生于故
明萬曆壬辰九月十六日午時卒于

皇清康熙壬子九月二十八日戌時享年八十有一先
妣生于故明萬曆癸巳九月十一日亥時卒于

皇清康熙丙午二月二十五日亥時享年七十有四子
七長 倜 庠生娶史氏俱卒次 儉 廩生卒娶吳氏次 卽 不
孝 侗 戊子拔貢生翰林院檢討娶曹氏卒贈孺人次 佺
庠生卒娶宋氏次 俊 庠生卒娶陳氏次 何 壬子舉人黟
縣教諭娶吳氏次 倬 廩生娶馬氏女一適庠生許王增
卒孫 爰 娶周氏俱卒 珪 娶閔氏 側出 白 英 太學生娶金

氏价出珍壬戌進士翰林院庶吉士娶丘氏瑞庠生娶
鄭氏繼金氏俱卒何出珂庠生娶顧氏佺出珏娶陳氏
价出嗣于俊元珩娶顧氏瓏未聘何出琦庠生娶陸氏
璋璟俱未聘俾出孫女側出者三長適顧溱次適唐瑛
次適奚■价出者二長適華袞次適林■何出者三長
適廩生湯萬焯次適丙辰進士候補國子監博士陸德
元次適庠生金秉寬佺出者三長適陸■次適庠生顧
嗣開次適庠生顧鴻昌俾出者二長適庠生丁璜次字
施■曾孫世名娶楊氏髮出世求庠生聘華氏珍出曾
孫女珍出者長字庠生陸熾次字彭始乾次俱未字

門人徐元文填諱